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三號

據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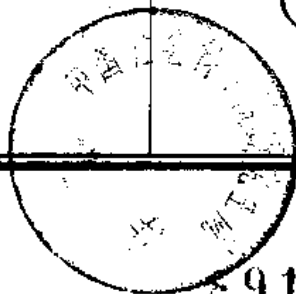
影印

廣東省

龍門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91



10101616

211683x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龍門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文瀾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了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是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龍門縣志

鄧慶時



民國二十五年
四月刊成

龍門縣志序

龍門縣志自咸豐元年重修以來屢經變故板片已燬存書且寥寥無幾余初到縣卽擬開局重修顧經費無着屢欲行而不得時吾友鄔白堅在寶安縣修志亦以籌款困難出其修番禺縣續志時所得教訓試行不用人不支薪之法偶與談及爲之恍然民國二十二年白堅修寶安縣志成余因邀之至縣任教育局局長兼重修縣志總纂仿照寶安辦法節節進行邑人聞風興起各舉所知數月之間志料粗備會高要縣志總纂陳重遠博士逝世高要縣參議會請白堅續成之而廣州市政府亦請白堅主編廣州年鑑因是龍門縣志遲遲乃脫稿又以人物一門事關鄉望有待公評而印刷之費亦待籌措復召集各區人士公同討論幾經設法始克付印統計此次修志僅印刷一項用銀數百元所有採訪編纂討論繕校均當義務未嘗動支公款以視番禺高要等縣之開銷鉅萬爲何如也余嘗謂事業之成敗在乎精神之有無而不在于經費之多寡且不惟不在乎經費之多寡往往經費愈多者其精神反愈不振而其事業亦愈難成

必於絕處求生苦中求樂乃得真正之成就固不獨修志爲然也而以此
次修志爲尤彰明而較著余甚望邑人永永繼續此種精神以修纂縣志
余尤望邑人永永繼續此種精神以辦理縣政也書成因叙其經過如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龍門縣縣長南海招念慈序

龍門縣志序例

慶時 昔隨凌孟徵師修番禺縣續志繼侍程子良師修桂平縣志因得畧知修志之甘苦迨修寶安縣志乃創爲不用人不支薪之法試辦一過聞者便之前年五月承招縣長召赴龍門長教育局兼修縣志布置就緒復回廣州徵集文獻并續成陳重遠師所修高要縣志又爲廣州市政府主編廣州年鑑稿既脫而龍門志料又適告備於是整理前志別擇訪冊調查成案參考羣書編成縣地志四卷縣民志六卷縣官志二卷縣政志四卷縣事志一卷縣文志一卷縣物志一卷縣志志一卷都二十卷仍題曰龍門縣志此書大綱雖倣寶安縣志而纂修義例則大半以前志爲依歸惟間有畧爲變通者圖說列傳文體也輿地建置經政官蹟藝文品目也職官表選舉表事畧則品目而兼文體也前志竝列爲大綱似不如統稱某某志此其一縣志與國史不同善者彰之否則不齒而已前志述各區風俗微嫌有所褒貶且八十年來未必悉如其舊今刪節之非敢謬言筆削也亦欲以解糾紛耳此其二前志列傳分人物列女耆壽方伎四目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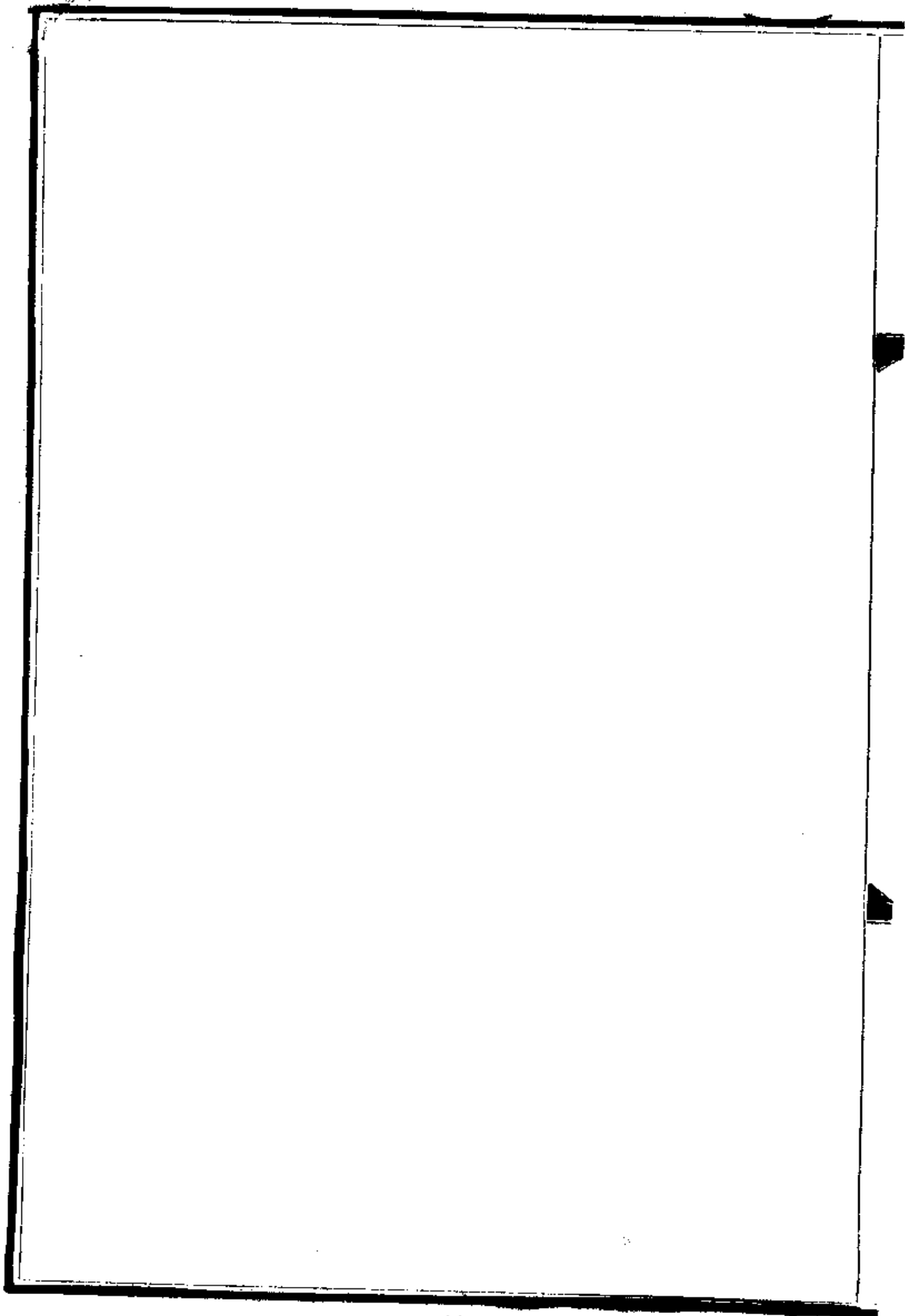
列女耆壽多無專傳名實未盡相符今不立列傳標題并悉改爲縣民志之一目此其三近人李壽田於前志譚瑞奇廖金鳳兩傳均著有指訛今雖仍用前志原文以李說未嘗無見附錄於後此其四婦女姓氏前志於列女女壽則書某人妻某氏於命婦則書某氏某人妻查府志列女亦書某氏某人妻今從之無論列女壽婦命婦均書某氏某鄉某人妻若不知鄉名則闕之此其五命婦與封翁僅男女之別耳其爲封贈一也前志列封廕於選舉而命婦則附於列女似有未安今將命婦一項改列封廕此其六明朝耆壽鄭鐘銘等三人前志列於清朝姚濤之後附案語云案耆壽無專傳者其編纂例與節孝同今既不以列傳爲標題故按其年代提前列之此其七明巡檢李太妻前志以附列女文云巡檢李太妻陳氏宏治間太禦寇死於難陳義不受辱卽自縊鄉人立廟祀之晴雨禱之輒應今以此事已詳太傳且陳亦非縣民不復附載此其八前志以職官表爲一綱故又以官績別爲一綱今以縣官志爲一綱則職官官績各爲其中之一目裁併爲一勢宜爾也此其九職官一表前志以實授爲主署理

則附於其後惟咸豐以來誰爲實授誰爲署理或代理檔案已焚無可稽考祇得盡以入表因是并將前志附載者一併挨次列入此其十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儀注前志以附建置今別爲禮制一目而於祀孔子之禮特詳蓋二千年來我國政治之主要實在於此固不可以不注意也此其十一將官所建置歲修禋祀者備列於前其靈異素著香火最盛能爲地方禦災捍患者亦擇錄於後古寺有限仍依舊志纂入不分載此前志紀述壇廟之例也今將官建者入禮制民建者改入宗教此其十二經史子集之分類在今日已爲治目錄學者所不滿前志藝文分經史部子集部兩目固因書目無多稍爲遷就但與其不完不備無寧改以年代爲次且可以見其時文化之概況此其十三前志每爲新志所掩顧新志未必優於前志也即使優於前志亦須存其本來面目俾讀者知創例新編初非得已章實齋首倡此議於和州志創立前志傳今師其意移藝文所著錄舊志五條及前志之序目職名又從北平圖書館補錄楊志之目錄姓名別爲縣志志惜未獲盡讀原書遍爲提要耳此其十四抬頭避諱本爲

當時功令今以時勢變遷概行更正遇國朝字樣亦改爲清字此其十五
前志於每卷之前加目錄一頁詳載該卷綱目及主修總纂各目分纂姓
名今無分纂不復沿用此其十六舊日地圖未經實測本擬從新測繪因
無經費祇得採用較新者此其十七除此之外對於前志所有無論爲文
字爲事實皆有增而無減至所增事實一律叙至民國二十三年惟人物
一目則依史家通例不爲生存人立傳卽已故者亦經各區人士將其行
誼事迹逐一審查共同討論嚴格論定始行下筆蓋據報告以爲紀述必
有不實不盡之虞今之先行纂修後付討論不過藉以節省採訪之費用
及分纂之時間而已然亦政事文物等志可以勉強行之人物爲鄉望所
繫自當特別慎重萬不能急就成章苟且了事况慶時籍隸番禺見聞有
限於龍門人物誰存誰歿尙不能辨則何敢貿貿然據一面之詞而爲人
立傳也因是而成書較遲不及寶安之速逾預定之期幾至於倍然修志
貴實不貴速故番禺閱十四年高要且閱十五年卽桂平亦閱五年而程
子良師序之曰以言完善吾斯未信至於蹉跎幸免焉矣慶時於此蓋亦

云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番禺鄔慶時序於廣州市文德西路半帆樓



重修龍門縣志姓名

主修

招念慈 海南

總纂

鄔慶時 馬番

討論 以筆畫多少為序

朱聘三 李秀山 李宗廉

李錫賢 李學誠 李禮光

梁世銓 范藻 黃漢新

廖習明 廖楚臣 廖肇南

劉鴻鈞 劉麗餘 劉競生

譚國臣 譚篆三

採訪 以筆畫多少為序

王宰平 朱沛三 何子東

何卓才

何麗文

何鑑余

李湛棻 李瑁玉

沈國安 林梓修

鄒壽南 廖天特

廖德明 劉文甫

鍾桂元 譚伯任

李德成

林維垣

梁吉雲

劉景陶

譚兩三